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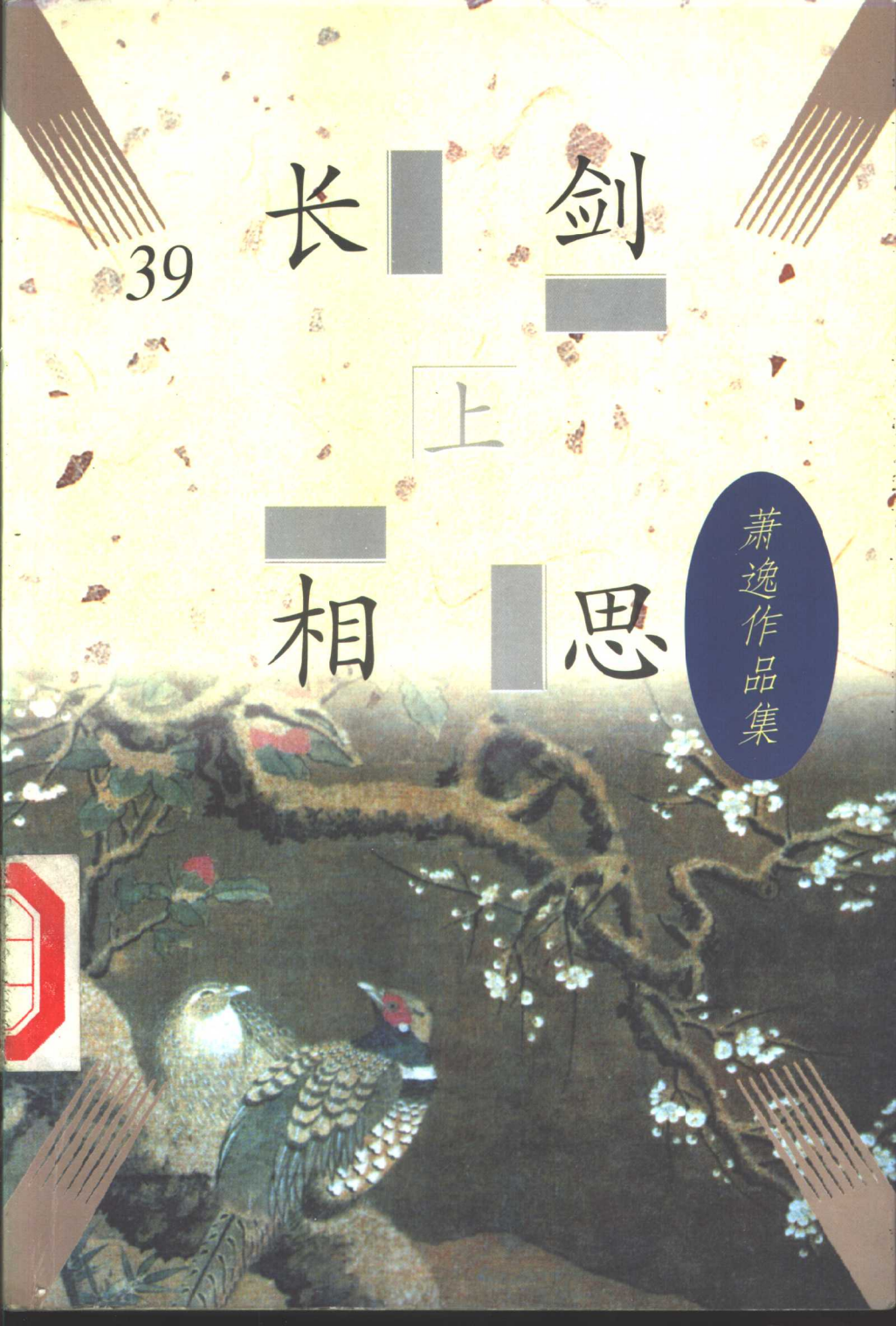
39

长 剑

上

相 思

萧逸作品集



I 712.45-57
2
=23.1

73022

39

长 剑

上

相 思

萧逸作品集



◎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J 712.45-87
2
=23.2

73021

40

长 剑

下

相 思

萧逸作品集



◎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(京)新登字 191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: 图字 01-96-1133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长剑相思/(美)萧逸著—北京: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1997.8
(萧逸作品集)

ISBN 7-5057-0137-1

I. 长… II. 萧…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N.I 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12240 号

责任编辑: 韦尔立 沈庆均

书名	萧逸作品集·长剑相思
作者	◎萧逸 著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北京印刷三厂
规格	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31.5 印张 730.4 千字
版次	1997 年 10 月第 1 版
印次	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萧逸作品集

- ◎ 饮马流花河
- ◎ 无忧公主
- ◎ 马鸣风萧萧
- ◎ 甘十九妹
- ◎ 龙吟曲
- ◎ 天龙地虎
- ◎ 十锦图
- ◎ 红灯盗
- ◎ 血雨溅花红
- ◎ 白如云
- ◎ 风雨燕双飞
- ◎ 七禽掌
- ◎ 凝霜剑
- ◎ 铁笔春秋
- ◎ 雪落马蹄
- ◎ 挑灯看剑
- ◎ 鹤舞神州
- ◎ 七道彩虹
- ◎ 鱼跃鹰飞
- ◎ 剑气红颜
- ◎ 雪山飞虹
- ◎ 凤栖昆仑
- ◎ 长剑相思
- ◎ 红线金丸
- ◎ 潘郎憔悴
- ◎ 笑解金刀

押运赈灾银 路遇云四娘

八匹快马，一径向这边奔驰过来。

蹄声嗒嗒，敲打在干裂的驿道上，老远就传了过来。

今夜晚，大家伙的耳朵都特别尖，一丁点儿风吹草动，就能使人心惊肉跳，更遑论是这等声势。早有人报了进来。

刚刚才烫了脚，钻进热被窝的驿官任迟，听到了消息，不得不套上了“卧地虎”（老棉鞋），披上了老袄，由一个贴身小厮打着灯笼，来到了前院大厅。

虽说是南边暖和，可是这已进入腊月的天，早晚的那阵子寒意，也是很够人受的。

任迟一个劲儿地往嘴里吸着冷气，心里嘀咕着：这是从何说起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居然还会有人来？一眼看见了驿馆的书吏毛大文，正站在檐下候着自己，任迟的气就更大了。

“这是怎么说的大文，不是交待下去了吗？不能再留客了，怎么还有人来？”

“轻着点儿，别让人家听见了！”

毛大文慌不迭地上前几步，凑到了任迟身边，压低嗓子道：“是京里下来的高差！”

任迟先是一怔，继而冷笑道：“京里来的！他就是阎王殿来的也不行呀，人满了就是满了，你叫我有什么法子，你可真

糊涂。”

毛书吏忙拉住他小声道：“大爷，你轻着点儿呀，不是玩儿的，是皇差呀！”

“皇……皇差！”

这后一句话，可真把他给吓住了，顿时愣在了当场。

毛大文拧着两道眉毛，道：“架子可大着哪，我看爷你得赶快去一趟，要不然保不住可得出事哪。”

才说到这里，只听得大厅里已传出了吆喝之声大叫道：“驿官，驿官……猴儿崽子，架子还不小！”

这几声吆喝，像煞戏剧里的道白。标准的北京口音，称得上字正腔圆。

任迟只觉得身上一阵子发冷，可就知道今天晚上自己已是霉星当头，来了不好侍候的主子了。

嘴里应了一声，慌不迭赶上几步，提高声音应道：“石塘驿任迟求见！来迟了……来迟了……”

话声出口，人却不敢直入，官场里规矩多，尤其对方是当官差的，一点小疵，要是对方挑起来也能要自己脑袋搬家！

老半天，里面才传出了句话来。

“来了怎么不进来，这个蠢劲儿哪。还得叫人提溜着是怎么地？”

“不……不敢……”

怪就怪在毛书吏那“皇差”两个字上，任迟有多大的前程，哪能不吓得心惊胆战？

一面匆匆把老袄穿好，这才发现到，仓促之间，自己竟忘了穿上官衣。这个罪可大了，一时间吓得面色如土，咽了一口唾沫，只得丑话说在前头。

“卑职不知列位上差来到，衣衫不整，这就去换过，再来参

见……还请……”

“得了，等你再换衣服，天都亮了，咱爷儿们竖在这儿，都成了腊肉了。”

紧接着蓝布帘子“唰啦”一下子揭开来，一个高头大马的汉子已走了出来。

老长老长的一张“国”字脸，长板牙，浓眉，扁鼻子。一只手撩着长袍的长襟，一只手挂着马鞭子，全身上下满是疾劲的风尘之色。

凭着任迟的老于世故，竟然在对方身上看不出一丝儿富贵气息。

倒是在对方撩起的大襟里，窥见了一抹黄绫——这就足够说明了对方的身份，再者若对方这等精纯的一口北京官话，更似乎加重了他服务皇族的“不容置疑”。

“你就是这地界的驿官？”长脸人打着官腔道，“这才多大会儿，你就挺尸（睡觉之意）啦？进来，进来……”

就把任迟带进了堂屋。

这屋子里可热闹啦，有坐着的、站着的，连同那个长脸汉子，一共是八个人。

一样的穿着打扮，每个都是一袭蓝布的罩袍，里面是一袭薄薄的两襟开叉的长袍，高腰子薄底京靴，有老有少，老的不太老，少的不太少，总在五十与三十岁之间，显在各人脸上的那种气色，真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

倒是中间的那个雏儿，看上去显得嫩一些，只是那双眼神儿，却数他最为凌厉。

任迟哪敢——仔细端详，大略看了一眼，就垂下了头，心里却忐忑着，弄不清这么一伙子人，到底是干什么来的？

长脸人哼了一声道：“我们的身份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是……”任迟口不应心地道，“几位大爷，干的是皇差不是？”

“钦命上差！”长脸人白着一双眼珠子，似乎怪他不会说话。

“就是这么档子事。今天晚了，来不及投店，再说路上又不太平，你得快拾掇房子。有个四间也就够了，再就是，大家伙的肚子都饿了，有什么东西快弄出来，可别叫爷儿们等久了，听见没有呀？”

任迟苦笑着脸道：“这……这位上差爷贵姓大名？卑职这里事先没有得到一点消息……这么晚了，房子都满了……”

才说到这里，就见其中一个矮汉子，蓦地在桌子上用力一拍道：“混帐——”

他这一出口，可就不是字正腔圆的北京口音了，竟然是极其刺耳的山西口音。

“你还要察看我们的身份是不是？你配吗？”

任迟欠身应道：“卑职不敢，只不过——”

委屈到了极点，也不禁有些气往上冲：“这位老爷不出示身份，卑职这笔帐，可就没法报销，还请上差多多包涵！”

那个山西矮子圆睁着两只眼，正待发作，正中坐着的那个像是头儿的人，却以目光制住了他，一面向着先前发话的“京油子”递过去一个眼神儿，后者立时会意，嘿嘿一笑，直向任迟面前走过来。

“这倒是句人话，咱们爷儿们还能白吃白住，要你贴银子吗？来，先拿着这个。”

一出手就是二十两一锭的元宝，白花铮亮，一看就知刚从库里出来的。

任迟双手接过来称了声谢，入手光滑，知道是一锭山西官银，他心里的疙瘩也就解了一半。因知山西官库的银子，向不

外发，一向是直送宫廷，然后再发出去。这锭银子崭新如斯，毫无疑问是第一次出手，得自北京的官库，应是毫无疑问了。

他久闻朝廷大内有所谓的锦衣卫士，东西二厂的“番子”一个个武技杰出，飞檐走壁无所不能。此类人物每为皇帝私人所喜恶办事，动辄杀人，取人首级于千百里外，有如探囊取物，地方大小官吏，无不畏如蛇蝎。看来这八个人，想必就是这个路数了。

长脸的北京客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些银子应该够了吧——至于我们的身份，你还是不便知道的好……听明白没有？”

任迟哪里还敢吭气儿？答应了一声，行礼告退。

没法子，只得遵命行事吧。

把老婆方氏由被窝里叫起来，再次进了厨房，由于房子不够，只有把自己的宅子正房三间腾了出来，自己一家人挤到了后面的佛堂，这份凄惨可就够瞧的了！

还算好，来人算是真的注意到了对方的困境，也就没有进一步再挑剔。

三间房子的分配情形是，那个看来像是雏儿，嘴上没有胡子的对方“头儿”独自占了一间，剩下的七个人却分配在另外两间房子里。

一阵子穷忙，直到丑时前后才算安静了下来。

任迟上床之后，对着妻子方氏苦笑着长长叹息一声道：“我这个前程也不想要了，等把这群老爷送走以后，我就上辞呈，不想干了……”这才吹灯睡觉。

对于石塘湾驿馆里上上下下所有的人来说，今夜似乎都太长了。

每个人都像是怀着过多的心事。

千手神捕秦照自然是心事最多、最沉痛的一个：家里遭了灭门惨祸，官差在身，兀自不能脱得仔肩，非但不能休息，反倒要格外地保持警觉，要不然差事上出了差错，自己这颗项上人头可就别想要了。

正因为这样，他便不得不格外小心谨慎。

八位上差住入驿站的事，他当然已打探清楚了。以他办事的谨慎，要在平时无论如何是不能允许这个驿站再收别的客人，可是打探的结果，由于来人的特殊身份，他可就不敢吭声了。

官场里的习气极重，一顶官帽子足能压死人。同样是公门里当差的人，当皇差跟当公差，这个区别相差何止以道里计？对于这帮子传说中的“锦衣”大内卫士，他自认是惹不起，只有“往边里站”，尽量地躲着他们为是，哪还敢自触霉头？

四更天，秦照独个儿起来，来到了前院偏房。

但只见院子里高插着四盏官灯，自己随行兄弟五人，每人一口明晃晃的钢刀，分踞四方正在看守着差事，负责看守的人是金华县的总捕头朝天刀张子扬，张老头儿。

张老头今年六十开外了，官差不由人，到了这个年岁，仍然还不能脱下身上的号衣，也叫无可奈何！

他为人机警，几十年来见的案子大大小小多了，论武艺，虽非杰出，要讲阅历，以及办案子的经验，这些人里，可就数他与头儿秦照最为老练。

秦照所以要他今夜多偏劳，值这个大夜班，当然不是没有原因的，实在是他常能察人之未察之先，觉人之未觉之前。

是以，就在秦照一脚踏入院子的同时，但只见两边紫藤架子咯吱地响了一声，一条人影倏地掠在了眼前，现出了留有一绺山羊胡须，干瘦巴拉的张子扬来。

“千手神捕”秦照猝然一惊之下，倏地向后面退了一步，才

发现了来人是谁，不禁微微点了一下头。

“子扬，是你——？”

“朝天刀”张子扬笑道：“原来是头儿，这么晚了，你竟然还没有休息，却是为何？”

“子扬——”秦照唤着他的名字，轻轻一叹，“这就叫事不关心，关心则乱——叫我怎么能睡得着？”

张子扬冷冷一笑，道：“外面的情形我已大致看过了，各衙门来的人还真不少，想要混进来还真不容易，大概可以安心，倒是有一件事，头儿不知你注意到了没有？”

左右看了一眼，他才接下去道：“……这驿馆里来了贵客……”

秦照忽然轻吹一声：“嘘——”

张子扬可也注意到了，赶忙收住口，即见后院通向这里的月亮洞门处，忽然扬过来一片灯光，紧接着一条人影，随着那月亮光之后，缓缓地踱了出来，果然是有人来了。

来人一身蓝布罩袍子，长脸，正是先时在内大打京腔的那个北京上差。

夜深寒重，他特意地在头上加了一顶帽子，式样特别，软塌塌地贴在头皮上，披在后脑上的两根缎带子，被风吹得猎猎作响。

长脸人一手提着膝下长襟，一手持着灯笼，径自走了进来，负责坐更的四名捕快，立时有了警觉，其中之一倏地抱刀而起，圆睁着一双眸子，直向着对方逼视过去。

长脸人白着一双大眼睛珠子，向着他骨碌碌转了一转，满脸不屑地笑了笑，倏地“噗”一声往地上啐了一口痰，若无其事地继续前行。

看到这里，千手神捕秦照不由皱了皱下眉，向着来自金华

的老捕头张子扬递了个眼神儿。

他二人立身暗处，一时倒无虞被对方发现，倒是对方长脸人的一举一动，却能很清楚地被他们看在眼里。

由于秦照与张子扬都关照过，这个院里是绝对严禁外人进出，这名捕快——双叉手谢义怎敢疏忽？当下一连向前跨了三步，横身拦住了长脸人的去路。

“朋友，干什么的？这里奉命是不能随便乱走的，请回，请回。”

谢义早先也听说了驿馆里来了大内身当皇差的贵客，是以嘴里才像是格外留了情面，特意地说出了“请回”二字。

可是这两个字显然在这位长脸朋友身上，并没有发出预期的作用。

长脸人“嗤”地冷笑了一声：“我是干什么的？问得好，我正想问问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挥了一下手，长脸人道：“给我闪开，免得我看得呕心！”

双叉手谢义素日公门当差，哪里受过这个？两只眼一翻，怒声道：“你小子是找岔儿来的了，爷儿们可不吃你的这一套！”

嘴里说着，这个谢义霍地当胸一掌，直向着对方长脸人身上推过来。

看到这里，一旁暗处的张子扬眉头一皱道：“不好——”

他这里正待出身拦阻，却已来不及。

原来那长脸人一身功夫可是不弱，似乎早就存心不良，谢义这么一出手，可就正中下怀，即见他身子向外一闪，左手倏起，噗的一声，已劈在了谢义手上。

“你小子是活该欠揍！”

腰上施了一股子巧劲儿，这个长脸人霍地向外一拧胳膊，呼的一声，已把谢义给摔了出去，这一摔足足摔出了丈许开外。

眼前正是斜出来的一截屋角，谢义这个来势，可不免有一头撞上的姿势，要是真撞上了，这条命可不保。

暗中的秦照和张子扬相继吃了一惊。

朝天刀张子扬距离较远，脚下一顿，霍地一个虎扑之势，先自穿身而出，双手同时向外一抡，已把空中的谢义拦腰托住，随即放了下来。

长脸人看在眼里，并无丝毫退缩之意，只是望向这边，嘴里连声冷笑不已。

张子扬放下了谢义，伸手向着对面长脸人指了指，沉下脸道：“光棍眼里揉不进砂子，你是干什么的？自己说吧，我们不吃你这一套！”

长脸人原是一副官架十足的样子，想不到被对方当面这么一叱，像似被抓住了短处，顿时为之一惊，一双黄焦焦的眉毛，在两下里一分，恨声道：“老小子，你好大的胆，你大概是活得不耐烦了吧！”

张子扬一声冷笑，说道：“大内的人物，我们见过，不是你们这副半吊子的德性！”

话声一顿，右手挥了一挥道：“给我拿下来！”

身后的四名捕快，早已迫不及待地一拥而上，将长脸人团团围住。

长脸人一声狂笑道：“哈哈，你们这是反了！”

话声出口，手上那只灯笼已呼的一声抡起，直向当前一名捕快脸上直抽过来。

这名捕快钢刀抡处，克察一声，已将飞来灯笼斩成两半，其他三人眼看着这般情形，便不再留情，吆喝一声，几口钢刀，同时自四面八方，直向着长脸人全身上下招呼了过来。

长脸汉子敢情不是弱者，只见他身子倏地向下一坐，身子

蓦地一个疾转，右腿已势若旋风般地扫了出去，“噗通”声响中，竟为他扫倒了一人。

他竟是得势不让人，手上灯笼早已抛弃，随着右手的一个翻势，只听得哗啦啦一阵锁链声中，竟然由手掌中抖出了一光华灿然的蛇骨锁子枪。

这条软兵刃原来早已藏在他的右手腕袖之间，用时一抖即出，随他的出手之势，蛇骨尖枪上带出了银星一点，直向着第二名捕快脑门正中上力刺过来。

这名捕快忙即向后一闪，手上钢刀方自一撩，只听得“哗啦啦”一阵响，已为对方蛇骨轮枪缠了个紧。

长脸人一声冷笑，“撒手——”

随着他蛇骨枪一个硬扳之势，“呼”地一声，那名捕快手上钢刀已忽悠悠脱手飞出。

四名捕快在衙门里，虽然称得上是一时之选，但是却俱非眼前这个长脸人的敌手。

长脸汉子得势之下，杀机猝起，蛇骨枪一个反甩之势，竟然指东打西，只听见“噗哧”一声，雪亮的一截蛇形枪尖，已深深穿进了前此那名捕快前胸之内，一时血如泉涌，顿时一命呜呼。

朝天刀张子扬虽然勒令众捕快上前拿人，心里到底不无顾虑，万一对方当真是来自大内的卫士，自己这个罪可就大了，然而，对方竟敢下手杀了自己的人，情形可就另当别论了。

目睹之下，他嘴里吆喝一声，倏地一个飞纵，自空而降，情急里一口雪花鱼鳞刀，直向着对方长脸人当头劈风盖顶地猛砍下来。

长脸人一声怪笑道：“老小子，你纳命来吧！”

蛇骨枪反撩而上，当啷声响中，直向对方刀身上反卷了

过去。

然而，张子扬这口刀上已有数十年功力，可不比刚才几名捕快那般容易打发。随着他力抽之上的刀势，对方蛇骨枪已卷了个空，张子扬一个猛进之式，鱼鳞刀照着长脸人腰上就扎。

剩下的三名捕快，眼看着同伴横死于对方蛇骨枪下，一时俱把长脸人恨之入骨，张子扬这么一加入，他们这里顿时声威大震，一声吆喝，众力齐下，长脸人虽说武艺不弱，到底并非是那等一流身手，可就有些张皇失措，几个照面之下，后小腿上，已吃一捕快的刀尖子捅着了一下，一时血流如注。

张子扬心中一喜，正待趁势以刀背猛砍对方的下盘，将其生擒，却听得身后院墙上一人怪声怒叱道：“好小子，以多欺少！”

话出人到，“嗤——”一条人影疾扑而前，现出了与长脸人同样装束的另一名汉子来。

这人两只手上都抡着兵刃，竟是一双峨嵋剑，双剑一长一短，一经抡出，疾若骤雨般，直向各人身上劈砍下来，张子扬不得不即时撤回了递出的刀，双方一经接触，顿时厮杀起来。

千手神捕秦照这时站立在暗处，目睹此情，已发觉到情形不妙。

此刻，他虽然内心甚是冲动，却极力克制着，自忖着此番来势，大悖常情，显然是对方别有意图。自己毋宁保持着超然姿态，静中观变的好。

眼前打杀场面兀自持续着，秦照这一边陆续又加入了多人，长脸人那一边，却仍然只是目前二人，由于双方人数相差悬殊，长脸人这边看上去便显得力有不敌，只是他二人却苦撑不退，亦未见有帮手加入。

千手神捕秦照心里一动，暗忖着对方必有意图。果然，他这里心方动念，即见面前人影连闪，三条人影，已自高处飘落

直下。

由于秦照所站立的位置是在暗处，又面向对方，是以把对方看得很清楚，却不愁对方会发现自己。

只见来者三人，显然由后房踏瓦越脊而至，然而由高处飘身而下，自己近在咫尺竟然是未闻其声，来人三个的这身轻功便可想而知。

来者三人一少二老，两个老的俱在六十上下，满脸凶悍狡猾神态，倒是那个少的，看上去甚是清秀，白面无须，如不是身上这套穿着打扮，秦照真会把他当成了一个女的，三个人身上的功夫，却都大有可观，身子一经飘落，俱是向当前那座屋子扑了过去。

不用说，秦照一行等所刻意保护的东西，便是停在这间屋里了！

对方先使长脸人等二人现身捣乱，引起骚动，把看守门户的几个捕头，全数吸住，然后才现出主力，乘虚而入，这一手声东击西的手法，敢情是透着高明，只是却仍然未能逃过千手神捕秦照的一双眼睛。

眼看着这般神态，自是事不宜迟。

秦照一声冷笑，单手向后腰一探，已把一双判官笔取在手上，同时脚下一点，蓦地腾身而起，“呼”地一声，竟自抢先一步，落在了房门当前。

对方三人自是没有料到有此一人，顿时停身站住，年轻的那个居中而站，其他的两个老的，极其快速地向两边闪开，成了三对一之势。

“相好的，到底是现了原形了。”秦照眼睛像喷出火，“这是想干什么？”

却只见当中那个无须少年鼻子里哼了一声，点点头道：“很